



幼兒街第二部

# 地下堡壘

卡西里 波梁諾夫斯基 著

幼兒街第二節

# 地 下 堡 壘

列夫·卡西里 馬克斯·彼梁諾夫斯基 著

楊 霞 華 譯

泥土社

*Лев Кассиль*  
*Макс Поляновский*

## Улица Младшего Сына

---

據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Дет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 
Министерства Просвещения РСФСР, Москва—Ленинград,  
1951 俄文本譯出。

出版者：泥工社

上海懷遠路一一五六弄一一號

華文印刷局排印

德復裝釘作承裝

一九五四年六月初版

一九五四年七月再版

6801—8000

## 主要人物

瓦洛加（符拉基米爾·尼基福洛維奇·杜比寧，伏烏加，瓦洛其加，伏瓦其加）——本書主人公。地下游擊隊少年偵察組組長。

尼基福爾·謝苗諾維奇·杜比寧（尼基夏）——瓦洛加的父親。

葉芙陶基雅·季莫菲葉芙娜（杜霞）——瓦洛加的母親。

瓦藍基娜·杜比寧娜（瓦藍，瓦藍加）——瓦洛加的姊姊。

瓦涅（伊凡·伊凡諾維奇·格里采恩柯，瓦涅加）——瓦洛加的表兄、少年游擊隊員。

格里采恩柯（伊凡·扎哈洛維奇·格里采恩柯）——瓦洛加的舅舅、瓦涅的父親。

尤麗雅·李伏芙娜——瓦洛加的女教師。

斯薇特拉娜·斯米爾諾娃——瓦洛加的同學、尤麗雅·李伏芙娜的女兒。

謝勃烈夫（阿列克桑特爾·費道洛維奇，薩沙伯伯）——地下游擊隊第一任隊長。

瓦賽尼（符拉斯·伊凡諾維奇）——地下游擊隊偵察員。

舒里京——地下游擊隊偵察員。

舒斯托夫（伊凡·加烏里洛維奇）——地下游擊隊偵察員。

馬加洛夫（尼古拉·馬加洛夫）——地下游擊隊偵察員。

茹欽高夫（符拉其米爾·安特烈葉維奇）——地下游擊隊軍備主任兼爆破工兵組組長。

尼娜（尼娜·高瓦列娃，銀加）——女游擊隊員。

娜佳（娜傑日達·札哈洛芙娜·舒里京娜，娜婁莎）——女游擊隊員。

托里克（托略·高瓦列夫，阿那托里依）——少年游擊隊員。

拉若烈夫（謝苗·米哈依洛維奇）——地下游擊隊第二任隊長。

基藍（阿基莉娜·耶高夫列芙娜·拉若烈娃）——拉若烈夫之妻。

耶沙（耶高夫·馬爾高維奇·孟托）——地下游擊隊炊事長。

呂勃金（葉菲姆·安特烈葉維奇）——地下游擊隊員。

高特洛（伊凡·札哈洛維奇）——地下游擊隊政治委員。

彼得羅巴甫洛夫斯基——地下游擊隊參謀長。

高爾尼洛夫（格奧爾基·伊凡諾維奇，高拉伯伯）——地下游擊隊副政治委員。

謝爾蓋葉夫（瓦涅·謝爾蓋葉夫）——地下游擊隊共青团支部書記，原海軍上尉。

朗金（米哈依爾·葉甫格拉福維奇，米夏）——地下游擊隊和地下布爾什維克黨中央的聯絡員。

龐吉列·莫斯列卡鈴高——地下游擊隊員。

# 目次

## 第二部 地下堡壘

|     |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|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第一章 | 不肯帶去·····       | 二七  |
| 第二章 | 心在燃燒·····       | 二九  |
| 第三章 | 格里采恩柯舅舅的秘密····· | 三二  |
| 第四章 | 再會吧，世界！·····    | 三四  |
| 第五章 | 地下堡壘·····       | 三六  |
| 第六章 | 地下和地上·····      | 三六五 |
| 第七章 | 第一次出礦·····      | 四一七 |
| 第八章 | 心上一塊石頭·····     | 四四三 |
| 第九章 | 關於燕麥·····       | 四六五 |
| 第十章 | 和星星會晤·····      | 四八〇 |

|     |             |    |
|-----|-------------|----|
| 第二章 | 地下會戰        | 五二 |
| 第三章 | 在炎炎地燃燒起來的地下 | 五四 |
| 第四章 | 耳目          | 五六 |
| 第五章 | 埋葬在石頭裏      | 五九 |
| 第六章 | 最後一次偵察      | 六六 |
| 第七章 | 恭賀新禧        | 六九 |
|     | 伏路加街（尾聲）    | 六九 |
|     | 譯後記         | 七〇 |



## 第一章 不肯帶去……

是黑海變了樣子嗎？是它變淺了還是變冷了？是米特里大特山變得低一些了嗎？是天空已不再像昨天一樣的天空了嗎？還是克里木夏天的太陽變暗了呢？

不，一切還是依舊。海一點也沒有改變，它仍像往常一樣：靠近岸邊的海面，由於擊岸浪所搞起來的沉澱物而顯出帶黃的咖啡色；遠一點，是玉石樣的綠色；盡頭處，在地平線旁，則是青鋼色。天空仍舊是萬里無雲，太陽也依然像往日一樣熾熱。米特里大特山照樣高聳在城市上空，街道上仍然還在散發出魚腥的氣味。一切似乎都並沒有改變，但是瓦洛加却覺得一切都變了樣。

在米特里大特山山頂的上空，已經不再有少年航空模型建造者社的社員們的白翅模型在飛翔了。現在根本已經不任何人到山頂上去啦。在米特里大特山的斜坡上以及山頂上，已設置了城市

防空砲隊從山下，可以清楚地看見在淡藍色的天空的背景上，有大砲的黑色的輪廓。古老的米特里大特山上細長的高射砲座，伸到了天空，因為從任何一條街上都望得見米特里大特山，於是矗立在每個十字路口上的空的武裝了的石頭，就提醒着人們：戰爭爆發了。

海洋、天空、大地，這些是不能改變的。它們的顏色，在克里木炫目的陽光照耀下，仍舊和過去一樣地鮮明。但現在在城裏和海岸上的一切，好像都變了顏色。城市褪了色啦。在幾天內，港口裏色彩鮮豔的快艇、駁船、帆船，都重新油漆成像狂風駭浪中的海一樣的青灰色。許多人都穿上了顏色像泥土和青草一樣的衣服。暫時還在遙遠的某處進行着而漸漸逼近來的砲聲隆隆的戰爭，使人們把牆壁和屋頂都塗上了顏色。在一些港口的堆棧裏，在一些工廠的建築物上，出現了奇怪的、笨拙的、作為偽裝用的褐綠色的斑點。一切都好像想掩藏在地下，和大地融成一片，免得顯露目標。粗糙地塗上了偽裝的斑點和線條的建築物的牆壁，已失去了它們固有的顏色而塗滿了土壤、沙泥的色彩，並且還塗上了谷地的陰影，和小草丘的綠色斑點。

本來，在防波堤附近，經常有許多明亮的紅綠燈搖幌着；在桅檣上面，經常有火星歡樂地跳躍着。但現在，每逢傍晚的時候，海上再沒有火花爆發了。原來不歇地閃爍着的燈塔，也不再發出一閃一爍的光芒來了。到了夜裏，這整個風蕭蕭的、朦朧曖昧而荒無人煙的遼闊的海面，是一片空寂，海面上現在已不再映出什麼東西來了。

但是不管是在白天或是夜裏，人們的眼睛裏都燃燒着一種嚴肅的、有時也是刺人的、不閃爍的



在淡藍色的天空，出現了高射炮的輪廓。從各處——城市的任何一端和從海上——都可以看見米特里大特山山頂。

火焰。瓦洛加覺得，人們的眼睛在那大家忘不了的日子——六月二十二日——裏一下子改變了。在那一天，整個生活，像船隻一樣，離開了某一條熟悉的海岸，已經不能再駛回頭來了。寧靜的海岸，彷彿已遠遠地落在後面，迎面開始威脅地吹颳起難以測度的、黑沉沉的、佔着很廣闊的面積的暴風雨。

一個比一個更令人驚惶的消息，傳到了凱爾奇城裏。法西斯匪徒們轟炸着西伐斯托波爾。據說，在西姆費洛包里已經發出空襲警報，戰爭真是十分迫近了……

在戰爭開始的頭幾天，瓦洛加老是把頭湊近擴音器，貪婪地收聽着無線電。他一直期待着這樣一個時候，那時無線電裏會報告：敵人已被阻遏住，已被粉碎；他們丟掉了一切逃跑着；我們的軍隊，擎着紅旗，在投降了的法

西斯城市的街道上走着。「等一下，」他對自己的同學們說，「敵人只是在開頭，當我們的軍隊一切都沒有準備好的時候，才能那樣逞兇。明天你就會看到……」但是，明天——新的一天開始了，而無線電還是沒有帶來期望着的好消息。相反地，消息一天比一天變得更令人不安了。敵人越來越深地侵入了廣闊的蘇聯領土。

現在，父親整天整天地在港口辦公了。沒有特別的許可，那裏已不准通過。大門口有哨兵守衛着。有時瓦洛加會好久看不到父親，因為父親現在很少回家過夜了。

當瓦洛加聽到蘇聯情報局的報導，說敵人侵佔了明斯克時，他覺得他應該和一個人談談，這個人必須很懂得他，而且能幫助他搞明白究竟發生了什麼事。他想要不要到尤麗雅·李伏美娜那兒去呢，但不知怎的總覺得有點不好意思。

後來，瓦洛加記起了他的老朋友基里呂克（在艱難的時候，他曾屢次跑到這位老朋友那兒去過），就走去找他了。在旅館（這旅館所有的玻璃門窗，現在都已用報紙的長條交叉地粘貼住了）附近，已不再有歌聲響亮的黃雀在歌唱，基里呂克本人也不見了。

瓦洛加遲疑不決地推動那旋轉的門，被門帶了進去，就置身在一個涼爽而昏暗的樓下過廳裏了。在椅子上，在沙發上，是一些軍人和海員。他們有的坐着，有的在談天，有的躺着，有的在打盹。到處放着手提箱和長方形的旅行箱。瓦洛加熟悉的看門人一看見瓦洛加，就喊道：

『你怎樣進來就給我仍舊怎樣離開此地吧！』

「那麼基里呂克在哪兒呢？」瓦洛加問。

「他參加人民志願軍了……他無限期地放掉了所有的黃雀啦……」

瓦洛加愁悶地回家了。他開始用一種令人起疑的勤奮，收拾着自己桌上的東西，把它們放在一邊。葉芙陶基雅·季莫菲葉芙娜注意到了在他眼睛裏有一種奇怪的、堅決的、預兆着將有不吉的事要發生的光輝後，就耽心地問道：

「伏烏加，你在轉什麼念頭呀？請你在這種時候不要再做什麼蠢事了……」

「你知道，媽媽！」瓦洛加站在母親面前，用肩膀狠狠地擦着面頰說，「我這就快十四歲啦，但不知怎的，我的生活過得一點都沒有意思呢！」

「這是什麼話——『沒有意思』？」母親憤怒地說，「學習好起來了，到阿爾吉克去過，大家都開始稱讚你了，而你卻說——『沒有意思』！」

「但這一切都是孩子的事，你明白……那一切並不完全是我自己做的，而更多地是周圍的人使我這樣的。少先隊的孩子們在學習方面幫助我督促我，你和爸爸——在你們自己這一面也……市教育局派我到阿爾吉克去，而我自己呢，媽媽你懂得——我本身那樣的事可一點也沒有做過呢！」

「可是在你那樣的年紀，誰又能做出什麼了不起的事來呢？好好地學習，幫助我們管管家裏的事，少先隊有任務交給你，就好好地去完成。這就是你能幫忙的事啦，你還要怎樣呢？」

「唉，媽媽，」瓦洛加煩惱地說，「不是談的那個——當芬蘭戰爭進行着的時候，我還能勉強呆在

家裏。不錯，有一次，我和唐欽柯差一點跑掉，但那時戰爭已經結束了。現在，戰爭顯然將是長期的，……全體人民去打仗了，四面八方動員……捕鳥者基里呂克也參加了志願軍。而我却好像就應該留在這兒……爸爸回來的時候，我馬上去向他請求……或是讓他自己打發我上前線去，不然我就逃跑，就是這樣。」

「你對母親說這樣的話，怎麼不覺得害臊的呢？要是我告訴父親……」

「我自己會告訴他的。」

這時，瓦藍基娜開了共青團會議回來了。現在她也是整天整天地不在家裏了。她疲倦地走回來，拖着疲乏沉重的脚步，無力地倒在椅子上，從壁上的鈎子上取了毛巾，開始擦抹起冒着熱氣的臉和蒙上灰塵的頸子來。

「你還是先去洗洗臉好，」母親對她說。

「等一下，媽媽，讓我歇一口氣……今天我和同學們卸了整整一輛列車哩。今天我們的共青團義務星期六。疲乏極了。我回到這兒來，登上樓梯時，說老實話，我是把兩手放在膝下抬起腳來走的，它們已走不來路，再也沒有法子啦……」

瓦洛加帶着不滿的神氣瞧瞧她。他看出姊姊把自己的疲乏引為驕傲，甚至好像炫耀着它，她好像在說：「看吧，我是怎樣地勞動過了。」

「明天，」瓦藍用手巾擤着繼續說，「媽媽，明天，我……」

共青團員還將要收到瓦依高夫工廠

和選礦工場的介紹信，介紹我們到漁業工會去做晾晒和了軍，自然就需要女人去幫忙啦。」

瓦洛加小心地坐在桌旁的椅子上，已經注意地在聽着姊姊的說話了。

「你們可了不起啊！你們已經是共青團員啦！到處都派遣着你們哩，」他嫉妒地說。

「那麼你們少先隊員們可怎樣，打着瞌睡嗎？」她回答說，「今天我看見鐵路員工的孩子們收拾着廢鐵。此刻大家都是夠忙的，而你却老弄着畫冊。」

瓦洛加漲紅了臉。

「首先，我要聲明，這不是畫冊，而是日記簿。要是你沒有徵求我的同意就拿去，那末至少也該好好地看一看。顯然，你是在根據自己的習慣猜度別人。『畫冊』！我可是在那兒抄着情報局的報導哩。因為以後，等戰爭結束後，從戰爭開始後第一天起的全部歷史，就都可以在我這兒得到了。要是你不能了解，就不用管那與你不相干的事得啦！」

瓦洛加生氣地走出房間，跑下樓梯到院子裏去了。

幾分鐘後，他已在他的朋友瓦洛加·基謝立夫斯基家的窗戶下面了。他大聲吹了下口哨，立刻聽到有人從房裏用手指敲着窗戶。瓦洛加·基謝立夫斯基向他揮着手，請他進去。但瓦洛加·杜比寧用手指指着地，招呼朋友到院子裏來。

基謝立夫斯基出來後，瓦洛加對他說：

『你讀過鐵木耳的故事嗎？』

『你是指他和他的隊伍怎樣行動的故事嗎？』

『對，就是蓋達爾寫的。你記得，他們在那裏怎樣組織起來幫助那些父親上前線去了的軍屬嗎？我們也這樣做吧。』

『但我不知道怎麼去做呢。』

『我自己也不很清楚，只是想做點這樣的事罷了。否則我乾脆預先通知你，基謝立夫斯基，我會跑掉的，就是這樣。』

『你跑到哪兒去呢？』

『到前線去——那就是我要去的地方囉！』

『可是，他們中途就會把你抓住的，』基謝立夫斯基有把握地說。

事情看來似乎也很簡單：只要到軍事委員會去打聽會發過動員通知書去的地址，直接跑到那些家裏，行了少先隊敬禮後就問好說：『你們好！我們是少先隊員，我們有一個鐵木耳工作隊，我們就是這個工作隊的隊員。我們願意幫助你們，請告訴我們，你們需要什麼嗎？』但那樣怕又是不行的。他們會謝絕說：謝謝，我們不需要什麼。這還算是好的。可能還要嘲笑地說：可找到了幫手哩！甚至還可能趕你出來說：這兒還用得着你們才怪哩！如果像蓋達爾小說中的鐵木耳那樣秘密地工作，那麼在目下戰爭的時候，很可能會引起麻煩的。你還會碰上共青團殲滅隊，他們會把你抓起來說你

在人家的院子裏樓梯上走來走去一定想窺伺什麼。因爲四面八方，人們都在談着間諜的事啊。瓦洛加自己也就常常在夢想着會抓到任何一個破壞份子，因此他總是細細地打量着他所遇見的每一個可疑的人物。

不，現在已不能秘密地行動了。於是瓦洛加就到尤麗雅·李伏芙娜那兒去徵詢她的意見。

瓦洛加又到了在假期中寂靜無聲的熟悉的校院裏，覺得他是多麼希望能快一點開學呀。他覺得如果每天早上鈴聲又響起來，一天的工作依照着課程表進行，每分鐘都忙着工作，忙着上課，四面集合着他的一年級小學生，少先隊室裏經常有集會，讓現在已找不到他的人影的若拉·包利許楚克對他們講着戰爭——那樣，心裏也許會比較安靜一點。但是他立刻又想到，假如現在要坐在課桌裏，準備功課並且回答功課，這顯然是不可能的。現在腦子裏可裝不進去什麼功課啦，因爲一切的思潮都集中在一件事——戰爭——上了。

但是，當尤麗雅·李伏芙娜——她還是像往常一樣安靜，只是微微顫動着眉毛，瓦洛加以前沒有看到她這樣過——聽完了瓦洛加的話，用自己那照常平穩、嚴厲而和諧好聽的聲音，同他談話的時候，他感到了一點平靜。

『杜比寧，親愛的，』尤麗雅·李伏芙娜說，『我懂得你現在是怎樣地靜坐不下去啦。不過你不要急忙。這是一個艱苦長期的戰爭。自然囉，他們永遠不會戰勝我們——這一點我是堅信不疑的——』

●

蓋達爾·蘇聯傑出的兒童文學家，著有鐵木耳及其伙伴，丘克和薩克，學校等。衛國戰爭時壯烈犧牲。

但是我們必須愛惜自己的力量。我們的力量在一天天地增長。可是，像你這樣的孩子，前線並不需要，這我可以肯定地對你說的。至於在這裏支援，倒是一件很好的事，我贊成這樣做！斯薇特拉娜已打算到你那兒去，並且還要到所有的同學那兒去一次；不久你們就可以開始工作了。」

「不過，怎樣開始工作呢？」

「我記不得是誰寫的了，我曾讀到過……」最難的事是開始。只有一個方法去克服它：就是開始。」

於是他們就開始了。

依呂夏·塞利柯夫 就是那個在瓦洛加同一年級小學生們談話時喜歡提問題，而且有一次不知怎的竟問起瓦洛加自己學習得怎樣的孩子——他的父親是海員，他的家輪到第一個被訪問。依呂夏只有一個人在家，他看見了走進屋子的少先隊員們，開頭很害怕，好久都不願放孩子們從前室走到房裏去。後來他看見並認出了瓦洛加就說：

「你在我們那裏講過契加洛夫的故事哩。你答應過替我做一隻船，你給我做嗎？」

就在這一天，瓦洛加桌子上最好的一些魚雷艇中，有一隻不見了。過了一天，用一塊木頭巧妙地雕刻出來的一隻巡洋艦，也不知航行到哪裏去了。不到五天，桌子上的江防船隊全完蛋了。瓦洛加全部的大艦隊——他所有的船隻，一直到壯麗的主力艦「紅斯巴爾塔克」為止，所有由樹皮剪成的驅逐艦、掃雷艇、潛水艇——全都開走啦，慷慨的瓦洛加把所有的船隻都交到了那些父親已參軍